



〔英〕艾瑞克·霍布斯鮑姆〇著 郑明萱〇译

极端的年代 1914~1991

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014032797

K15

35

THE AGE OF EXTREMES
A History of the World

1914~1991

Eric Hobsbawm

极端的年代

1914~1991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



k15
35



北航

C1721030

0140325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极端的年代：1914 ~ 1991 / (英) 霍布斯鲍姆著；郑明萱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3

书名原文：The Age of Extremes: A History of the World, 1914 ~ 1991

ISBN 978-7-5086-4367-0

I. ①极… II. ①霍… ②郑… III. ①欧洲 - 历史 - 研究 - 1914 ~ 1991 IV. ①K50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3943 号

The Age of Extremes: A History of the World, 1914 ~ 1991 by Eric Hobsbawm

Copyright © 1994 by E. J. Hobsbawm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 2014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极端的年代：1914 ~ 1991

著 者：[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译 者：郑明萱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23

字 数：697 千字

版 次：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12-9125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ISBN 978-7-5086-4367-0/K · 354

定 价：6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 - 84849555 服务传真：010 - 84849000

投稿邮箱：author@ citcpub. com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赞誉推荐

的人类工真命——《欧洲与世界之古代与中世纪》。该书是“不具余地、曲尽和平”的历史学家从自然属性、家国属性、政治属性……，思考归入全人类的边界分界中品小结美，意中支民否等。人小首同、佩服、振奋、感动、欣赏、只批评行只外弃良足。史学大师如莫不称赞其文采斐然、才大器小兼备、古调新格别致、耐人寻味。这一切他都贡献给妻女、献给父母、献给子女、献给人民、献给世界。

托尼·布莱尔

Tony Blair

英国前首相

进步主义政治史界的巨人，影响了整整一代政治和学术领袖。他的史学著作是最高等级的学术作品，但又充满了深刻的同情和正义感。他孜孜不倦地鼓动人们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卢拉

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

巴西前总统

20世纪最清醒、深睿、无畏的思想家之一……他的影响，已经流淌进了巴西的血液。

埃德·米利班德

Ed Miliband

英国工党领袖

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并对政治充满激情……一位把历史研究带出象牙之塔，带给普罗大众的伟大学者。

爱德华·萨义德

Edward Wafie Said

著名学者

很难想象除了霍布斯鲍姆还有谁能持续写出如此高水平的著作；霍布斯鲍姆“年代四部曲”代表了战后史学写作的高峰。别人激动、喧闹，霍布斯鲍姆冷静；别人愤怒、

粗心，他讽刺挖苦、不偏不倚；别人求助于陈词滥调或体系时，他明察秋毫。他写出这四本书这一成就最吸引人之处在于他贯穿始终的泰然自若。既非过于单纯，又不是太过世故、愤世嫉俗，他恢复了人们对理性探究的信心；他的文笔像一位优秀的中长跑选手一样柔韧、有把握，他追溯了现代性的出现、巩固、获胜和衰落。

尼尔·弗格森

Niall Ferguson
著名历史学家、
哈佛大学教授

霍布斯鲍姆的政治立场并没有妨碍他成为一位真正伟大的历史学家。我依然认为霍布斯鲍姆“年代四部曲”仍是英语作品中现代世界史的最佳入门读物。……他最好的作品具有非凡的知识宽度和深度，优雅、明晰，同情小人物，喜欢讲述细节。我和他都认为，是经济变化塑造了现代世界。他站在工人和农民一边，我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友谊。

托尼·朱特

Tony Judt
著名历史学家、
《战后欧洲史》作者

任何他所涉猎的领域，霍布斯鲍姆都能写出更好的作品，因为他的阅读量更大，具有更宽广和精确的理解。而如果他没有成为一个终身的共产主义者，他将仅仅作为 20 世纪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而被人铭记。

戴维·兰德斯

David S. Landes
著名经济史学家

当你合上霍布斯鲍姆的某一本书时，感觉就像结束了一场激烈的壁球比赛，筋疲力尽而又备受鼓舞。

基思·托马斯

Keith Thomas
著名历史学家

霍布斯鲍姆已经阐明了许多题材和论点，从 17 世纪到 20 世纪末、印度到拉丁美洲，其涵盖面之广令人诧异。他拥有极富创意的心灵和罕见的天赋，得以构思出新的概念并加以宣扬，而且这些新概念对之后的历史创作影响深远。就史学方面的才智而言，学界无人可出其右。

特里斯特拉姆·亨特

Tristram Hunt

英国新锐历史学家、

工党下院议员

与这位瘦削的老者聊上几句，你就会被他带回波澜壮阔的革命与战争年代。再平庸的人，与霍布斯鲍姆相处过一段时间，都会变得睿智而心思缜密。……他深谙畅销读物的写作技巧，那些以工业和帝国为主题的系列著作，让全球数以百万计的普通人获得了触摸历史的机会，这是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老学究做不到的。

《泰晤士报》

The Times

霍布斯鲍姆是现代时代权威的史学家……他开创了对公众抗议、暴乱和起义的研究，他的著作对社会科学家和对历史学家一样重要。

《卫报》

The Guardian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可以说是英国最受尊敬的史学家，是极少数真正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史学家之一……无论是在对细微末节的掌握上，还是在非凡的综合能力上无人能出其右。

《世界报》

Le Monde

他似乎既从容不迫又熟练自在地徜徉于许多地点、主题和世纪之中，时而语带幽默并展现出难得一见的天分。尽管霍布斯鲍姆的特质与布罗代尔颇为不同，但他拥有同样宽阔的视野、深入的观察能力、朝气蓬勃的精神以及（不得不再度强调的）天分。

《革命的年代：1789～1848》

彼得·拉斯莱特

Peter Laslett

剑桥大学教授

一本严肃、精彩、强有力而吸引人的书。

《英国历史评论》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这部作品的分析博学、精彩而富挑战性，它对文学、美学与科技成就的清晰阐述不仅视野宽广，而且颇具新意。

《资本的年代：1848～1875》

《观察家》

The Observer

他的两部关于西方现代社会起源的伟大著述——《革命的年代：1789～1848》与《资本的年代：1848～1875》——已经成为所有受过教育的英国人的精神财富的组成部分。

《卫报》

The Guardian

这本精彩的书每一页都闪耀着光芒……以其令人折服的决策能力，挑选出了基本的主题，并通过丰富的欧洲乃至全世界的例证对主题进行阐释……真是了不起的一本书！看在老天的分上，也为了你自己，读这本书吧。

《帝国的年代：1875～1914》

大卫·坎纳丁

David Cannadine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相比做出批评和使作品复杂化，使作品变得简单、生动、有趣，远需要更多的天赋和勇气。这部出色的作品就充分显示了这两种品质。如同前两部作品，浩如烟海的知识在书中举重若轻，旁征博引的能力也无人能及。

《极端的年代：1914～1991》

《旁观者》

The Spectator

《极端的年代》是杰出的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对20世纪的个人洞见。这本极其值得阅读的好书视野开阔，学识渊博，激动人心。它回顾了人类灾难不断的20世纪兼具毁灭性和创造性的独特本质，并对未来提出了挑战性的预言。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作者简介

班·托尼（John Tony Smith），生于墨尔本，现居澳大利亚。是“拉斐特军校”历史学系主任，精于研究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著有《拿破仑：一个政治家的生涯》、《拿破仑：一个军事家的生涯》等。托尼在《剑桥中世纪史》中撰写了有关布雷顿森林会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的章节，同时对欧洲一体化、南斯拉夫内战、苏联解体等也有独到见解。《当代通史》即为托尼代表作之一，该书被誉为“不可超越”的“百科全书”。吉姆·奥尼尔曾这样评价他：“托尼是少数几位能够写出如此深邃、如此引人入胜且又充满智慧的通史著作的学者。”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也是启迪大众心智的思想巨匠。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盛赞，他是“进步主义政治史界的巨人，影响了整整一代政治和学术领袖”。

1917年，他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中产家庭。父亲是移居英国的俄国犹太后裔，母亲则来自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中欧。1919年举家迁往维也纳，1931年徙居柏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在受创至深的德奥两国度过童年。1933年因希特勒掌权而转赴英国，完成中学教育，并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历史。1947年成为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讲师，1959年升任高级讲师，1978年取得该校经济和社会史教授头衔，1982年退休。之后大部分时间任教于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是该校政治及社会史荣誉教授。

霍氏是英国著名的左派史家，自14岁于柏林加入共产党后，终生未曾脱离。就读剑桥大学期间，霍氏是共产党内的活跃分子，与威廉斯、汤普森等马克思派学生交往甚密；在1952年麦卡锡白色恐怖气焰正盛之时，更与希尔等人创办著名的新左派史学期刊《过去与现

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背景虽令霍氏的教职生涯进展艰辛，却使他对国际社会有着更广泛的接触经验以及更多的研究机会，从而建立了他在国际上的崇高声誉。

霍氏的研究时期以 19 世纪为主，并延伸至 17、18 和 20 世纪；研究的地区则从英国、欧洲大陆，扩展至拉丁美洲。除专业领域外，霍氏也经常撰写当代政治、社会评论，社会学论文，以及艺术、文化批评等。他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世界史范畴中的研究成果，堪居当代史家的顶尖之列，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而其宏观通畅的写作风格，更将叙述史学的魅力扩及大众。如《新左派评论》著名编辑安德森所言：霍氏不可多得地兼具了理性的现实感和感性的同情心。一方面是个脚踏实地的唯物主义者，提倡实力政治；另一方面又能将波希米亚、土匪强盗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生活写成优美哀怨的动人故事。

真正使他荣登世界“近现代史大师”宝座的，是他的“年代四部曲”，它们结构恢弘，叙事晓畅，成为当代极为流行的历史著作，让全球数以百万计的普通人获得了触摸历史的机会。

基于其卓越的文化贡献，霍布斯鲍姆曾于 1998 年被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授予“荣誉勋爵”（Companion of Honour）称号，也曾获得过欧洲最受关注且奖金额最高的人文和自然科学奖项巴尔扎恩奖（Balzan Prize）。

2012 年 10 月 1 日，以 95 岁高龄在伦敦逝世。

史记的世纪，是过去数十年来，许多史家对于描绘本世纪所经历的灾难和毁灭受到的最深刻而直接的启示。本书用的是“极端”一词，而不是“残酷”，

THE AGE OF
EXTREMES
前言与谢语

至于“残酷”，完全抹煞现代文明之非人道，这在前言中已经说明了。而“极端”（extreme）则表示过去数十年来，人类社会所遭遇的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不只是指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变化，而是指人类文明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宗教、道德、科学、技术、艺术、文学、哲学、教育、医疗、卫生、环境、生态等。这些变化都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是不可逆的，它们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方式，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极端”一词比“残酷”更能准确地描述本世纪所经历的灾难和毁灭。

任何一位当代人欲写作 20 世纪历史，都与他或她处理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不同。不为别的，单单就因为我们身在其中，自然不可能像研究过去的时期一般，可以（而且必须）由外向内观察，经由该时期的二手（甚至三手）资料，或依后代的史家撰述为凭。作为本书作者，本人一生的经历，恰与本书讨论的大部分时期重叠。其中多数时候，从青少年岁月开始，一直迄今，我对公共事务均极敏感。也就是说，我以一个当代人的身份，而非以学者角色，聚积了个人对世事的观感与见解。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这一辈子作为学史之人的学术生涯中的多数时间，我始终避免将亲身所处的从 1914 年以来的时期当作研究题目。不过我倒不回避以其他身份，对这个时代发表见解。“本人的研究专期”——借用史学界的术语来说——乃是 19 世纪。但在此刻，我却觉得已经可以从某种历史角度，对 1914 年以来到苏联解体的“短促 20 世纪”（Short Twentieth Century），进行一番观察。有

关这段时期的学术文献及档案史料，已经在人数庞大的 20 世纪历史学者努力之下堆积如山。但是我对这个时期的认识，除了极少处偶尔引用之外，却不是根据这些纸上来源。

关于 20 世纪的史料如此浩瀚，绝非一己之力可窥其全貌，甚至仅限一种语言也不可能。我们对这段史实熟悉的程度，绝对不可能如同——比如说——研究古典文物制度或古拜占庭帝国（Byzantine Empire）的史学家们，对那漫长年月里写下的片纸只字，以及一切有关那漫长年月的著作论述所认识得那般深厚。然而即使有此作为借口，本人对这个时代的认识，若以当代史学界的博学功力判断，可能会显得不够全面深刻。我所能做的最大努力，只有向那些特别尖锐、最有争议的题目之中深入挖掘——比如冷战史实或 30 年代历史——达到满足我自己的要求为止；也就是说本书所陈列的观点，都能在专家研究的明察秋毫之下站得住脚。当然，我的企图不可能完全成功。书中提出的许多问题，一定暴露了我的无知，以及某些具有争议的论点。

因此，本书的立足基点，看起来自然有几分奇特不平衡。它的资料来源，除了多年来广泛芜杂的多方阅读之外，并有本人在“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执教时，在研究生课堂上讲授 20 世纪史所必须涉猎的各种著作。除此，我也以一个亲身经历“短促 20 世纪”者的身份，累积了许多个人对当代的知识、回忆及意见，亦即扮演社会人种学家所谓的“参与性观察者”的角色，或者索性归之于一名周游过许多国家、并且随时张大眼睛四下观看的旅行者身份，也就是我的祖先称之为“好管闲事之人”吧。这一类经验的历史价值，其可贵并不在我身历其境、亲临重大的历史现场；也不在于我知晓，甚或亲眼见过创造历史的大人物或政治家。事实上，根据本人偶尔在这一国或那一国（主要以拉丁美洲为主）扮演新闻工作者四下打听到的经验发现，与总统或决策人士进行交谈，往往无甚收获。原因很简单，这些人物多是为了公开记录发言。真正能带来启示光亮者，是那些可以或愿意自在谈话，并最好对国家大事没有负责任编辑之

人。不过，能够亲自认识人、地、物，虽然难免有主观误导之嫌，却也使人获益匪浅。也许单单是 30 年的光阴过去，亲眼看见同一个城市今昔之比——不论是西班牙的瓦伦西亚（Valencia）或西西里的巴勒莫（Palermo）——就足以使人惊觉 20 世纪第三个 25 年之中，社会变迁之迅速与巨大。又或许是几句多年前的对话，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却深藏在记忆之中，以备将来不时之需。如果作为一名史家，能够将这个世纪整理出一点意义，多半归因于本人时时观察聆听的结果。希望以此所得的一点心得，可以经由本书传送给读者一点信息。

本书写作的来源，当然也少不了我的诸位同事、学生，以及其他在本书写作之际，被我强行打扰的任何一位。在某些方面，欠下的人情自然很多。有关科学的篇章，承蒙我的朋友艾伦·梦凯（Alan MacKay FRS）及约翰·马多克斯（John Maddox）的校正，艾伦不但是一位结晶学的权威，而且更加百科全书般博闻强识。经济发展方面的部分文字，由我在“新学院”的同人，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兰斯·泰勒（Lance Taylor）亲自校读。更多的地方，则有赖大量阅读论文、聆听讨论，并在“联合国大学世界开发经济研究协会”（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 Research of the UN University, UNU/WIDER）举办的多项总体经济问题研讨会上，仔细侧耳倾听获得的心得。这个位于赫尔辛基（Helsinki）的研究机构，在贾亚瓦德纳博士（Dr. Lal Jayawardena）的领导之下，已成为国际一大主要学术重镇。整体而言，本人以麦克唐纳·道格拉斯（McDonnell Douglas）访问学者的身份，在这家令人仰慕的学术机构停留的那几年夏天中，所获裨益实在匪浅。这个协会以其接近苏联的地理之便，兼以其对苏联最后几年事务的学术关心，让我得到直接感受的良机。对于我所请教的人士的建议，在此并未一一采纳；如在我笔下呈现谬误，也是作者本人之过。从同人之间的研讨会上，我也受惠良多，学术中人在这类场合会面，主要是为了彼此挖掘知识。但是本人正式或非正式请教过的同人如此之多，不可能一一在此致谢。我甚至从有幸执教的新学院各国弟子之

中，也随带获得了许多真实资料，在此也无法分别列出。不过其中我要特别感谢厄古特（Ferdan Ergut）及朱尔卡（Alex Julca）呈交的学期报告，它们大大扩展了我对土耳其革命及第三世界移民与社会流动的视野。我也要感谢学生吉塞克（Margarita Giesecke）所作《论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党（APRA）及1932年秘鲁真理城（Trujillo）叛乱》的博士论文。

随着时间愈接近现在，20世纪史家的工作愈得求助于两项资料来源：一是报刊，一是统计调查报告。前者包括每天的日报或定期刊物，后者包括由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搜集举办的各项经济及多方调查统计。伦敦的《卫报》（*Guardian*）、《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以及《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自然是我要感谢的三家大报。至于联合国及其组织以及世界银行出版的各种刊物，也为我提供了无数宝贵资料，谨在书目中一一敬列。而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重要性也不能忽视。虽然在实际活动中它全然失败，但是国际联盟在经济事务调查分析上所做的无价贡献，尤以其首创的堪称为最高峰的《工业化与世界贸易》（*Industrialization and World Trade*, 1945），却值得我深致感谢。上述一切都是着手进行任何有关20世纪经济、社会、文化等变迁的讨论时，不可或缺的参考来源。

本书所叙各项内容，除了明显属于作者个人的判断观点之外，其余便只有恳请读者包涵，完全以信任作为原则了。作者认为，实在没有必要在这样一本书中引经据典卖弄学问。下笔之际，我尽量将参照引用的地方，局限于实际原文以及各项统计量化数据的原始出处——有时候来源不同，数字亦有差异——偶尔也引用一些事例，以佐证某些可能会令读者觉得不比寻常、意想不到或不甚熟悉的陈述文字；或作者本人某些具有争议性的看法，也需要一点其他的意见参考。这一类的参考出处，在文中都用括号注明；其篇章全名，则在书末列出。但是这份书目不过是一张书单，仅用以详列本书中直接引述或提及的文字来源，其目的并不在提供一份进一步系统化研读的指南。有关进

一步阅读的指南，本书后面另外有一份推荐书单。总而言之，以上所言的参考来源和书中页下附列的注脚，其用意并不相同，后者纯粹是为正文提供解说定义而作。

不过，在此作者依然应该点出某几部特别值得致意，或仰赖尤重的大作，以免原作者误会本人不知感谢。总的来说，我欠两位友人的研究成果尤深：一位是勤于搜集量化数据，孜孜不倦的经济史家贝罗赫（Paul Bairoch）；另一位是曾担任“匈牙利科学院”（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院长的贝伦德（Ivan Berend）。作者之所以有“短促 20 世纪”的概念，原始构想即来自这两位友人。至于“二战”后的世界政治通史方面，卡佛柯瑞西（P. Calvocoressi）所著的《1945 年以来的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 Since 1945*），为我提供了最翔实可靠，有时却辛辣锋利——此情自可体会——的指南向导。有关二战的题目，米瓦德（Alan Milward）的精彩杰作《战争、经济、社会：1939～1945》（*War, Economy and Society 1939～1945*），令我获益尤多。而 1945 年的经济事务，作者发现魏氏（Herman Van der Wee）所著的《繁荣与变乱：1945～1980》（*Prosperity and Upheaval: The World Economy 1945～1980*），以及阿姆斯特朗、格兰、哈里逊（Philip Armstrong, Andrew Glyn, John Harrison）三位合著的《1945 年以来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Since 1945*）所提供的内容最为有用。此外，沃克（Martin Walker）的《冷战》（*Cold War*）一书，其分量实际上远比一般书评的评价高得多，值得我们看重。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左派的消长，本人要特别感谢伦敦大学玛丽皇后暨威斯特费德学院（Queen Mary and Westfield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的萨松博士（Dr. Donald Sassoon），他慨然将其这方面的未完巨著，借与我先行阅读。苏联方面的历史，我要特别感谢列文（Moshe Lewin）、诺夫（Alec Nove）、戴维斯（R. W. Davies）、菲茨帕特里克（Sheila Fitzpatrick）几位的研究成果；中国方面，要感谢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舒朗（Stuart Schram）；伊斯兰世界，要感谢拉比达斯（Ira

Lapidus)、凯迪 (Nikki Keddie)。书中有关艺术的论点，则得益于威列特 (John Willett) 论魏玛文化方面的著作 (加上他本人的谈话)，并要感谢哈斯克尔 (Francis Haskell)。至于本书第六章得助于格拉佛拉 (Lynn Garafola) 所著的《佳吉列夫》 (*Diaghilev*)，自是明显不过。

我还要特别向以下实际参与本书制作过程的多位人士，表示深深谢忱。首先，是我的两位研究助理：伦敦的贝德福德 (Joanna Bedford) 以及纽约的格兰德 (Lise Grande) 两位女士。在此，我要特别强调对格兰德小姐深致谢意。若无她的杰出表现与无尽付出，本人在学识认知上出现的巨大疏漏，势将永远无法填补；许多半记半忘的事迹及出处，也不可能予以一一查证。我也要特地感谢为我打字誊稿的西尔斯 (Ruth Syers) 以及马伦尼·霍布斯鲍姆 (Marlene Hobsbawm)。后者系以一名对现代世界持极大兴趣，却非学术身份的读者的观点，预读书中篇章。本书的写作，就是以马伦尼这样的读者为对象的。

前面，作者已经表明对新学院诸弟子的无尽谢意，有他们耐心聆听我在台上讲授，种种观念与阐释方能在其中逐渐成形，在此，我将本书敬献给他们。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1993~1994 年写于伦敦—纽约

现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史诗巨著



霍布斯鲍姆“年代四部曲”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革命的年代：1789~1848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

资本的年代：1848~1875
The Age of Capital: 1848~1875

帝国的年代：1875~1914
The Age of Empire: 1875~1914

极端的年代：1914~1991
The Age of Extremes: A History of the World, 1914~1991

战后史学写作的高峰

——著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

现代世界史的最佳入门读物

——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

影响了整整一代政治和学术领袖

——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

全球持续畅销，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累计销量达5,000,000册

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巴西前总统卢拉、意大利总统乔治·纳波利塔诺
尼尔·弗格森、托尼·朱特、爱德华·萨义德等欧美著名学者

隆重推荐

霍布斯鲍姆“年代四部曲”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革命的年代：1789 ~ 1848

ISBN: 978-7-5086-4368-7

定价: 48.00元

19世纪，一个以自由主义资产阶级为主轴的世纪，一个改造世界的世纪，于革命的硝烟中诞生。革命的年代是一场新旧交替的双元大爆发，旧经济被碾碎于工业革命的巨轮下，旧体制被送上民主断头台。自此，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与自由主义功利政治携手改造欧洲，从而开启由欧洲主导的现代世界。



资本的年代：1848 ~ 1875

ISBN: 978-7-5086-4372-4

定价: 48.00元

继一段激昂短暂的革命前奏后，平和稳健的资本主义凯歌回荡全球，在经济一片大好的繁荣时代里，掌控了资本与科技的胜利者，主宰了抱持传统的失败者。大批农民远离沦为商品的土地，流向城市、工业，在艰难困苦的环境里缓慢凝结其工人阶级意识；受人敬重的资产阶级，在其坚实的家庭堡垒中，创造出自由主义的不朽传奇。进化论引领科学奋进，写实感压制了艺术创意……



帝国的年代：1875 ~ 1914

ISBN: 978-7-5086-4373-1

定价: 48.00元

当一小撮先进国家操刀瓜分落后世界之际，经济排挡由自由竞争小企业转换到保护主义大集团，政治动力由中产精英下移到底层群众，工人运动在经济最兴隆处迸发，资产阶级从财富最顶端跌落，民族主义挥舞着国旗向右走去，新女性冲破黑暗现身历史，大众艺术完成了前卫人士志在促成的文化革命，科学革命瓦解了确定稳固的宇宙真理。旧帝国掀起革命巨浪，新帝国笼罩战争阴霾。



极端的年代：1914 ~ 1991

ISBN: 978-7-5086-4367-0

定价: 68.00元

20世纪，为人类带来了所能想象的最大希望，但同时也摧毁了所有理想。霍布斯鲍姆以专业史家的精辟洞见，和积极参与者的热情关怀，回顾了这个我们所由来的世纪。从大灾难的1914年，到镀金的60年代，乃至天崩地裂的1991年，这是一部短促的20世纪史，一位伟大历史学家走过的一生，一个你我都曾或长或短、或深或浅地生活在其中的世界的故事。